

“美善尚柔”中医文化品格探赜 ——科技文化史与系统科学启示

金丽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福建 350122)

摘要:医学具有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从科技史、文化史出发,结合系统科学成果,探讨中西医学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自然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医学在文化与思维等多个层面既对立又统一,具有类似阴阳的属性,中医文化有阴柔之韵。在文化品格上,西医偏重“求真”,中医重“求美”(包含“求真”),力求达到“至善”。

关键词:中医文化;思维方式;文化品格

中国分类号:R2-05 doi:10.3969/j.issn.1006-2157.2013.02.004

Cultu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medicine—beauty, good, nobleness and softness: enlightenment of technical cultural history and system science

JIN Li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350122)

Abstract: Medicine has dual attributes of science and culture. From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combining achievements of system science,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deeper causes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medicine and TCM. Western medicine and TCM are different in natural view, values and thinking mode, and both are opposite and unitary in culture and thinking. They have attributes like yin and yang, and TCM has feminine rhyme. In cultural character, Western medicine prefers to pursue the real, and TCM prefers to pursue the goodness (including pursuing the real) and makes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the supreme good.

Key words: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mode; cultural character

王永炎院士认为:中医学是科学与人文融合得比较好的学科^{[1]9}。为中医学发展计,欲从自然科学与文化双重层面,探讨中西医差异之深层次原因,自然应从自然科学产生的底蕴——文化谈起。

文化,与自然相对而言,简言之即是人化的产物。中医文化,张其成教授^[2]认为:因广义的文化包括自然科学,故而中医本身就是“文化”;狭义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或谓中医学的文化内涵。

本文所言中医文化,主要为狭义之中医学的文化内涵,探讨形而上之思维方式及中医理论形成、发展规律,不涉及广义中“店堂、展柜”等的医药文化含蕴。

何裕民教授^{[1]序}认为:中西医的根本差异在于思维方式及认知图像或模型的差异。如阴阳五行学说为中医学的主要认知模型,而经络理论等则主要是前语言时代“象思维”的产物。象思维始为具象,后为形象与意象,至而超象。西方最初亦有象思维,如古文字的英语、俄语也是象形文字^{[1]22}。西医学的认知是建立在逻辑、概念思维模式上的。这种差异的起因,当寻之科技史、文化史。

1 中西医科学与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中华文明导源于“巫史传统”^[3],在古人由对天、对自然的崇拜转而重视人事,如生育崇拜、术数推演等的人文意识觉醒的过程中,远古“巫”通天、知天,后由“史”推天道以明人事,实现了“天人合

一”的天地观、阴阳观、气等的哲学思想架构及“河图、洛书”的“术数”的演算。可见较之西方擅长公式化逻辑推理,中国古代更擅长代数演算。“天文与数学”在古今中外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中,时常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西周及春秋战国神权的回落与人权的上升,加之对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石针器具等知识的积累,在历史的机缘下,中医学汲取了诸子百家中道家的精、气、神内涵及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理论框架。随后,中医学在以儒、道为主流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与儒、道、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直至明清时期,沿传统的象思维与“整体、思辩”认知方式发展到了巅峰。

象思维语境下的中医学在近代似乎落后了,不能与近代“概念思维”^[4]语境下的机械化工工业文明相合拍。在近代西方文化重分析还原实验、重定量描述、重精确分析、重逻辑推理^[5]的情形下,重整体观察、重定性描述、重模糊“宏观整合”、重代数演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中医学被斥为“不科学”、“说假方、买真药”^[6]、“《灵》《素》形同孤虚长柳占梦之类”^[7]、“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诞怪,无可掩饰,唯有听其论丧而已耳……欲保存国萃,于方药尚有一线之望”^[8]、“(《内经》)是数千年来杀人的秘本和利器……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通观《灵》《素》全书,其为推论之根据,演绎之纲领者,皆以阴阳五行为主,故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9]。近代中医学产生了危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张与自然对立、改造自然,拥有众多化学合成“炮弹式”药物与医疗器械的西方医学也时而感到困惑了,如假说越来越多,却仍对某些复杂疾病缺少好的疗效。

西方类似困惑不仅在医学界,在理论物理学界也同样存在。解决的关键不在于发展更精密的逻辑推理,而在于新的宇宙观与思维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10]等现代科学。

“天文与数学”又一次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是挖掘中医学“整体性、动态性、层次性、最优化、模型化”^[11]特点或优点的“金钥匙”,也是中西医学共同发展,实现互补互用的关键所在。

中西医学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自然观、价值观,即“天人合一”“治人”与“人改造自然”“治病”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医学的象思维较之系统科学

的系统思维是块璞玉,尚须雕琢,但较之西医学之重逻辑的概念思维具有超前性。

中西医学的差异,伴随着近代殖民者倡导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使中医文化产生了深重的危机。中医学发展踌躇不前,在是否以唯西医学马首是瞻面前,苦苦探索。

2 中医文化的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王氏^[11]回顾了近代文化的转型,标志是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教育体制完全西化,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逻辑的口号不绝于耳。在价值观上,失去了价值判断与最高价值的信仰,即中国文化失去了自信力,反而西方同时期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却开始信奉中国孔、孟、老、庄等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西方产生了公信力,表明中西2种思维方式均是有价值、具有先进性的,亦是互补互用的。在前语言时代产生的象思维具有超前性,与现代艺术思维有契合点。宗白华先生^[11]云世界艺术有三绝:德国的音乐、古希腊的雕塑、中国的绘画。中国书法绘画的写意是谓意象思维,与现代西方的印象派、抽象派等,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中国传统的以象为核心的联想思维系统,与西方以概念为核心的逻辑思维系统,差异在于前者的主客是整体的、灵动的,有辩证法上高出后者的主客一分为二观。但就中西思维与文化言,作为人类主流文化的两面,二者为对立统一的。

3 中西医思维与文化对立统一

西方人在拥有“坚船利炮”,称霸全球的时代产生困惑了,根本原因在于精神上“失去了家园”^[4]。近年来,不少有志之士转向关注、研究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与象思维,东方文明得到了青睐——却仍有人认为中医学的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及其下的“阴阳模型、五行模型、易数模型、卦爻模型、干支模型”^[12]模糊、主观、圆融、玄学式思辩,中医学的不精确仍然为人所诟病——一方面,中医古代科学确实有所不足,“缺少知性构架”^[4];另一方面,需要扭转西式的“精确与逻辑”才是最知性、最理性的观念。李氏^[4]认为:象思维产生于前语言与前逻辑的史前时代,却是人类所共有的本原性思维,随着时代的发展,象思维在中国由前逻辑而达超逻辑,是“智的直觉”,或“理性的直观”,“可谓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一切精神科学,甚

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看法”^[13]。

“语言文字是文化之根,思维方式则是贯穿整个文化发展过程的活的灵魂。”^[4]现今倡导东方文明的象思维,西方文明的概念思维也并非要被抛弃掉,西式的概念思维在古希腊时代及文艺复兴时期,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古希腊文明自不必述,近代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概念思维下的发明创造要比中国多得多。李氏^[5]认为:近代西方文化及概念思维属“阳”,中国传统文化及象思维因之更本始、更包容,属“阴”。阴阳不同于矛盾,一如物理学上的“波粒二象性”,二者为同一事物的两面,对立统一。发展一面时,要以暂时“放下”“牺牲”另一面为前提,但终不可抛弃另一面。事物内部对立统一两面的相反相成,是同一事物发展的根本。

中西方科学与文化对立统一表现在文化、思维等多个层面。如前所述,“天文与数学”在古今科学与文化发展中,举足轻重,价值斐然。天文物理方面,自然观、宇宙观的差异,不必赘语。数学方面,因于象思维中的“象数思维”对中医学的深刻影响,故有必要以数学为切入点,展示中西方思维角度的不同而致科学与文化的差异与具互补性。所谓“象数”,指“数”亦是“象”的展示,如氢原子核的1个电子,轨迹是电子云,电子云即是1个数的象。“河图、洛书”中术数的推演,一脉相承下发展了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根基。

在西方科学界认同的“能用数学解释的才是科学的”^[14]理念下,纵观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国数学,即机械化算法体系,简言解方程,与古希腊及阿拉伯数学,即公理化演绎体系,简言证明定理,两者反复消长,交替成为主流。中西文化层次及其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的2种不同数学模式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数学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动力,亦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如非欧几何与黎曼空间对爱因斯坦启发很大,而近代解析几何、微积分的建立则为计算机技术提供理论支持。

总之,中西医科学与文化的差异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思维的不同,可经由天体物理与数学理论进行完美的诠释。这种不同层面的差异,大多表现为对立统一。

4 美善与美真——中西医的2种倾向

中西医学文化与科学技术体系均具有类似阴阳的属性,对立统一,互补互用,相反相成。在西方倡

导追求真理与中国“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情境下,有人云:西医学重在“求真”,即医学要理真效确,“真”,如何氏云^{[11]15},向标准的物理科学范式靠拢,是为科学;中医学重在“求美”。亦有云:东方美在于“先秦儒家哲人,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使外界的宇宙之“和”立足于人类本性内部,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古希腊先贤则从个性的独立发展,个体欲望的满足出发,把数学和形式逻辑作为其和谐美学理论的基石,使审美与认识相结合,把古希腊的和谐美学同客观自然之“真”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科学理性传统。”^[14]

理真效确是医学的良好愿望,但面对纷繁复杂的致病因素,如变异的病毒,中医药以其多靶点的优势,以不变应万变,以“不测准对付测不准”^{[11]60},达到治疗之更高的和谐境界,即至善,体现了一种非线性、超逻辑的美善观。

美,指和谐。费孝通云“各美其美,美之与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5],意指:文化具多样性,各有闪光点;文化之间及某种文化内部均是和谐的,即是美。

美,指意境、创意^{[11]17}。《周易·系辞传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反映了象思维的目的即是达到一定的认识意境,从而产生类似文字、诗词、书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感。

善,指境界,亦指有价值,有原创性的内驱力,如象思维。美善结合,当是一种“大美”,一如《老子·易性第八》之“上善若水”。“大美”,因具有原创性的永恒价值,故亦兼具真的内涵。

在李氏提出象思维可谓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时,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的中医学即兼有了“真与美”双重属性。在人文上,中医学具有独特意境,即象思维的“得意忘象”“遣志荡象”“大象无形”^[4];韵味,即整体性、最优化;韵律,即阴阳五行构架的层次性与动态性之艺术美。在科学上,较之西医学重“实”,中医学重“虚”,如经络及五脏的“满而不实”等,皆具有系统理论的“功能子系统”、非线性科学的“混沌”及“分形”的负维数内涵,虽朴素但精湛^{[10]325}。中西医的“求美”“求真”属太极的两极,中医学的“大美”则为“无极而太极”,为“混沌”,为“空集”,为“道”。

李氏赞叹道^{[10]331}:“伟哉,芒德勃罗之空集!伟哉,老子之道。”达到这种“大德”“玄德”^[4]之境界,

是为“至善”。

5 中医美善与儒道“中和”相通

中医学美善的文化品格,在文化史上与主流的儒、道相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是“中和”,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具阴柔之韵^[16]。儒、道举足轻重,薪火相传,尤其道家是中国文化的根。吉林大学邵汉明“道家的政治哲学”讲坛中云,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纪晓岚:道家综罗百代,广博精微;李约瑟博士:道家是中国文化大树之根。道家独特的“虚空”,可类比书画之写意,读书读无字处产生意境美,与儒、道传统之中和——空,是灵动、深具活力、海纳百川;中和,是和谐、适度、匀称。中医学的美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美。

《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7]。柔,在思维层面,一指象思维具原创性、包容性;一指象思维较之西式概念思维性属“阴”;一指象思维在和谐的基础上尚“适度思维”^[18]。中医文化具有“美善尚柔”的品格。

6 中医美兼具朴美和华美

中医的人文美,即和谐、意境,与传统文化的儒、道相通,互相汲取养分。张艺谋2008奥运会开幕式的“和”即是对人文艺术美最高境界的诠释。

中医的科学美,在形而上,表现为思维层面与理论架构;在形而下,为中医学的诊疗体系,上下各层面皆闪耀着朴素而美的光芒。

借鉴文学、音乐对美的分类——《论语》的精简隽永、《诗经》之“周文化式”的恭谨务实与《楚辞》之“楚文化式”的浪漫绮丽,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19]。音乐才子郎朗与李云迪,郎朗的演奏有一种热情、温暖、真诚的意境,李云迪的演奏则优雅高贵又极富诗意,均达到了高层次的境界。中医科学的美属“朴美”,人文的美属“美善”、“刚柔相济富有张力的柔美”。中医学文字表述可以为修辞呈现华光溢彩之“华美”。

7 结语

在中医学踌躇止步,或西医学亦遇到困惑的时候,均应反思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中西医学兼具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二者的本质差异在思维方式上。思维的差异要追溯到文化底蕴的不同。

文化品格是底蕴的外现。美与真,西医胜在“真”,中医长在“美”。“美善尚柔”使“东方医学自

有立脚点”^[20]。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象思维与经络实质[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 [2] 张其成. 中医文化学体系的构建[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 5(5): 52-54.
- [3] 乔安水. 阴阳哲学探源[J].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16(3): 250-254.
- [4] 李曙华. 两种思维方式下的中西文化与科学[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30(3): 12-16.
- [5] 李世汇. 科技自主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J]. 中国工程科学, 2005, 7(4): 10-18.
- [6] 甄志亚, 傅维康. 中国医学史(修订版)[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50.
- [7] 俞樾. 俞楼杂纂[M]. 清光绪精刻本: 75-76.
- [8] 余云岫. 医学革命论: 初集[M]. 上海: 社会医报馆, 1933: 290-291.
- [9] 余云岫. 余氏医述: 一集[M]. 上海: 上海社会医学馆(铅印本), 1928: 1-2.
- [10] 李曙华. 从系统论到混沌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曹俊, 王俊兴, 王宗铁. 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系统科学方法考略[J]. 中医药学刊, 2001, 19(2): 122-123.
- [12] 张其成. “象”模型: 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J]. 周易研究, 2002(2): 71-80.
- [13] 张世英. 现实、真实、虚拟[J]. 江海学刊, 2003(1): 12-21.
- [14] 孟庆雷. 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中西和谐美学话语——儒家的“中和美”与古希腊的“和谐美”比较[J]. 孔子研究, 2007(1): 81-84.
- [15] 费孝通. 推己及人[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
- [16] 陈炎, 廖群. 中国审美文化史[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260.
- [17] 施炎平. 《周易》和中国古代阴阳矛盾学说[J]. 周易研究, 2001(3): 46-56.
- [18] 吕爱平, 蔡丹平. 论中医学中和思维的内涵及特点[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2): 120-122.
- [19] 刘立策. 《周易》“白贲”美学思想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02.
- [20] 常存库. 中国医学史(新世纪)[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158-159.

(收稿日期: 2012-10-12)